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十六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召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龎家屯而全河北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漕上盖中外汹汹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先帝輙為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

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為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為河所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潰運道沙淤不饜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苦為壑無已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

不可為也公既得議以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為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辛出泰溝泰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為務他可次第舉者泰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為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於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亡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

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為堅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横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阨其

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為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衆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為深黄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其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

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於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
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濶無復壅理即溢而東
北湖休息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為不治而已得其大
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𨺗
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棄以與河相直
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
河入秦構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
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龎家屯所不必

開先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為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為新河中廢地以徼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絶大臣舉事當為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黄流之為言

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壊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茍得其大疆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績以贊乂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貟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甞報可者乃命其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爲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闗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他中丞得一意備預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繫諸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乆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絶與羌通路令湟中羌羈縻内屬顧又且患若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曰哈密

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
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
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内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
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擒敵之士請上大閱六
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曰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
太僕治外厩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
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摧亡回存之威剌土魯番之三䘮哈
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為難哉今天下

厭亂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幕他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

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蹄哉他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令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

外廄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國為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甲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令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旃罽日操量課杷采山理石為䑸自罷其力而為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

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𠒱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俳離之語而

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真為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踣躩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

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户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輙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暮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蚩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余稍

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令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令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泰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遂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越尠兵火詩書藏於

闤闠即後生學士無不摽染（闕）竽濫不可區别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輙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於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鬭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

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幃舉袂成幕者予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於海矣輕扞罔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忘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逯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

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役也由是中滑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令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棹蠷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劒銛不得接不竢尺符捷於烽

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
肩摩連袵成幃舉袂成幕者豪家為政也縣官豈有賴與
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
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於橐人歲不饜百緡
高秋徵戍攖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韎韋之跗注君子
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傅以韋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
爰喪其馬不知玁狁受賑天子之鍾鼓實式靈之汝何
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偽逌委以禦貨

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勁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於山煮鹽於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於山煮鹽於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末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

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綴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徼戍以勤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姎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冦令也不然元美狙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左參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其之爲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真定者於獲鹿踰年葢茅公始得并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謁茅公大名習知大名故重鎮又并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鄙爲畿内地設守障吏於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勅順德以爲常矣嘉靖丙辰公既領治獄使者渡滹沱緣太行乃從其三日而讞順德又五日而讞廣平又十日而讞大名既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楠攜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

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顏神而收大猾徐氏令采金煮海諸亡命不逞之徒由是解罷先帝賜璽書焉余既歸自闗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州於濟南雞犬相聞也至今誦之較如四境父老永懷紀載史乘蹟用不朽尋以家難乃自劾去屏居者且十年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公遂與介弟敬美竝起岑君既領絀與往謁余

曰始其之成為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為主者榮施也蓋是時不佞已為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叅政部浙以西奚實儀封張君所為主余往謁張君張君又謂非不知元美欲遺南諸君榮施也公起補大名讓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為今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

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既轉參政以皇太子册立入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攝之即浙以西三郡如掌上凡為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聞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俗怙而喜殖故不悛以嘗試吏顧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輙動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其風裁慷慨數為按察盐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

多與岑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置而剖擊如長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間所莅稱柬憲之臣又蔚然為辭宗二十餘年於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輙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未之部無以遺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葢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令之鄉意元美必舉不佞以為藉顧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某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順德者既得於公而稱使河南

猶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為重其代浙以西也又將圖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甚者矣

送汝南太守徐子輿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即黄次翁為頻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寛和為名龔少卿為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

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狃牾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

不能置即有謁閫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

無辯吏緣為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濶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駁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彼因以賁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
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
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
而止因坐以二字為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覲之
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為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
中受書矣子與今為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
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巳為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

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為不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輙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慝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閧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

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予與何患焉余既上計予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為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讌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予與所知又何為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予與亦謂予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

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為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烏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

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遇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强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輙得聞

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孼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

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愛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為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别真偽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

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司寇吏將復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諆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葢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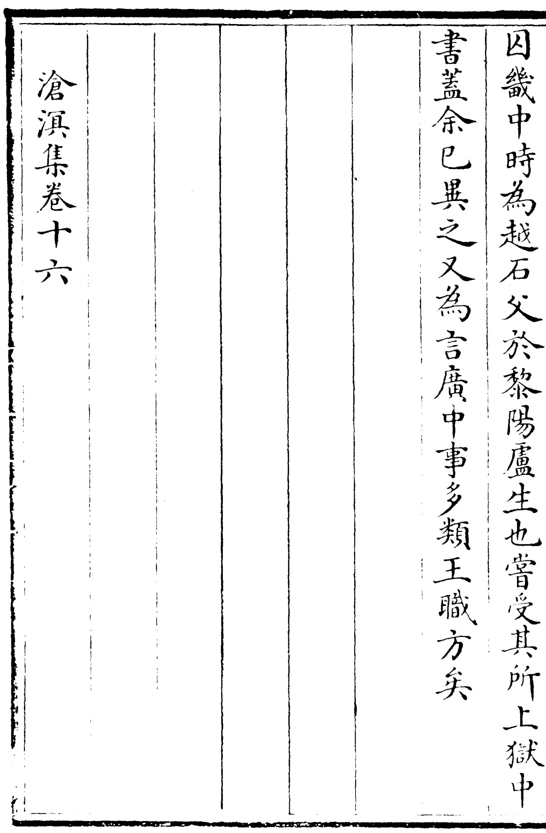
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敵人虔劉我人民大司馬
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
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斬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
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既大為賊
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
慶得計謂因疆埸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為匈奴報怨
名天子仁聖愛畿内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
詐内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

即前職方訊章所覉大辟法又非我所輙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名傾身為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敵人冦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敵人出没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藳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天子黨惡之怒而為

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王然於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令思田疆宗岑氏為大詳為内屬而羈縻自觧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羣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吕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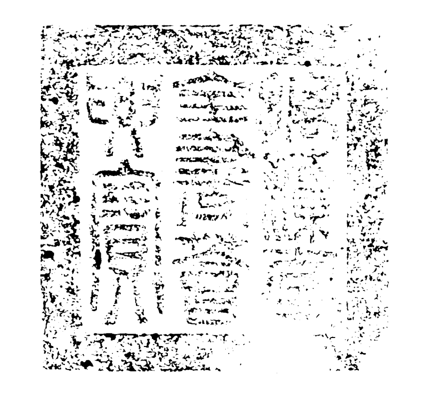
時其在海濵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棲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幄而賓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輸積於内府有司者治之按劒相眄則凴依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絶弓淰鋋澁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為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為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

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冤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還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童何以稱淑問哉優善論



囚繫中時為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滄溟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泩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滄溟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滄溟集卷十七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為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

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桔拲盈犴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徼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覲下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寃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寃則上以為犯已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寃指道以明之

者且以身無完膚庭有尺箠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畏鉗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為是固亦將謂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他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慫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焉而投

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為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辭色且懼且疑詳為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復以笞掠定之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為奉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

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天子桔拳坐解圜狴立出民以不寃中受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已婾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令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寃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望

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筲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之亂頻年用兵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殷王中興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於民令之臣子奉惟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惟都下横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即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遂除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

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鴌獸

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

子始也及諸中常侍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

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惟此心以在外

江海之間可得不信乎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入

覲矣中道而有令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於大冢宰也

屬左方伯及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莅之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於明堂之位公得列四岳羣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憲禮正刑以尊天子以聽於大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太守以下若丞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狀凡七百有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實相應者凜凜乎廉貪貞淫之行以勸四岳羣牧令各上覲下獲而報成天子告竣役焉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以達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察使圖事於冢宰也不然貪淫不職之吏不以罷去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為乎先是公至自參政則以謂由舊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𢑴蹈積愆也蓋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又得以使者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於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為所效者大也先是公為按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陜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治河南二年耳間以陜西待調者乃九年余聞公在陜西以莊浪諸衛撫治湟中諸羌則湟中諸羌用也無以異以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某若御史某同疏請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薊遼諸鎮

方坐索大㜸聲為犒募而中賂權貴令士馬有饑色虛糜不貲度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芻豪金錢之徵發出入簿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邊長老猶能言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所見安識其竆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謂不獲其故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効奏舉刺與上計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調圖至熟矣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徵自肆匪望自甚也是葢公從叅政為按

察使時度必入覲條省中吏得失簿無不闕其手名實人人相應者即枉焉而躬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之益肆匪望之加甚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以獲其故而所效者大也公既告竣役遂代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未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公卓異於上大抵存大體奉揚新政達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庸不具列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也因

慕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焉遂援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送魏使君入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也又懲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為渤海者得龔遂令觀遂之為渤海者農桑外移書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他異政及入朝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

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天子神靈威武羣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共理日則東郡禦人于貨天子赫然切責疆埸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擒制盜賊者意葢獨至即吾終歲防於南備於北豈少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以順甫為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亡何而陳氏者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巖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

以責重恐愒中丞臺以介其權囬上以啗下為也何乃
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衆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
牛帶犢縻其常産吾而無所用之則激為非一為非則
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絶而不已萬一不弔使
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
即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防於南備於
北無以春秋燿吾甲士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耶
何以示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為然而

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謹用是徵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為姦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官一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為若言於諸長吏盡隸若於尺籍倉卒傳檄將按若而按軍實吾恐愆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為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稽首順甫曰廡之間多苟且就焉而視利害為去留者有始為听啗而中怏怏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為易與懼其敗連

坐而佯附之者而猶覬食於縣官也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隸之者其情立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箠相加遺不用一逐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其入朝於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也甚稱朕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即一日逐捕瞷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何

不可者無亦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以為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於外者即使久留内無以效共理而稱上意柰之何一日於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天子實心輕罵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子有四封而盜賊不詰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息哉是時也一日不能於朝矣故所患無以稱上意而效共理耳不

然何郡之丞若尉歳入賀州縣吏歳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閒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明卿猶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然後乃今可以觀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庶矣哉

送濟南郡丞陳公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効也郡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上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於東北煮泲無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羣輩非必主名逋逃泛為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為捕者輩課捕者輩以其課

自贖爲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士不常屈穴即里閈故舊寧轉送通飲食爲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爲詰質一坐株累抵遣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求滿品何以應焉父老皆言他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容狀桴鼓號衆以縣官利病脅諸令長償焉如委督阱幸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産授銜轡

諸猾少年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来疲於奔命迅諸令長得以口實也郡請籍於太山歲縋数十萬然役之以祈祥人自為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箠控之乎日漕河之役徐兖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輿卒操臿受署如期而竣首事以為他郡望而大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為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㓨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萊阻山青

憤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鹽官佐賦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蓰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蹛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亡伍之士盡里閈亡賴飲食翬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疑諸郡豪少年者捕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彌亂形乎驛車馬不終塗縣車馬為無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癈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顧為諸猾少年牛酒費也以籍於大山辟之大官

饔者朶頤爨者引指矣故唯無意可貳於神明漕河之役身獲羣卒所署旅飲食以視糗糒露櫛沐以勸作息必及期而後竣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籍於泰山漕河之役無弗為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也駢至迭出一彼一出無弗安也毋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

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五年於濟
南無弗荏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令長短長獨謹姦
吏使勿得緣絶簿書如一日耳其他興傜治賦筦鑰之
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
所稱獨龔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
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収
斂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異公又次公守京
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

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黄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厲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為同舍郎嘗論漢都官所掌法至貴倨也

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豪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恣睢視文法吏傲循京輔得自置符為儀督大姦猾從執金吾分行収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因是不惜章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詰者即雜舉以文内之又羣輩取受賕雖魁宿顧曲法私與出之睊睊唯罪罟是充得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詰其長尉府對簿畏亡不俛首就繫者章大

者必上告得可事然後傳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可得反司寇官屬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何異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哉凡繫求信於知己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子也既以造司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問有是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功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即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乃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情不可使不樂生捶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則指道以明上奏畀郤
鍛鍊周内民安得不在㓝也元卿於法律家能横佚言
見法能輒取然亟痛扵猜禍吏莅彼長尉府所對簿一
一摘見其宼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廷尉正丞亭疑
法者無不稱淑問焉彼長尉亦重有庶尤稍稍上輸孚
矣又署法故得詘其緹騎士即捕逮者至反覆就簿詰
責之示不可罔竟無敢引是非争輩相戒無犯髯郎也
葢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鬛云後署所部中

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彰德為畿甸南鄙自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余觀元卿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明將之材乃莫敢別播敷相與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為郡縣出政宜民者乎西門君引漳水為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君祝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此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為棄居郡也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魯徽重而矜節足用為善矣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共理也豈亦慕黄次公朱仲卿為人哉仁厚出於精嚴始能立也余覩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置

而親不需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唯子魯論天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計偕上時即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大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章大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唯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莅

一邑褎然唯知己者之私與而未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眎人以幸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為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尼於所適哉顧三年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為欲致諸其大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潡於轉餽

庶民將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揚淺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黄次公為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恭考陰伏使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公為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禮優而職逸無論一事之善徼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國守臣便宜

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所沮此為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行如石奮家令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冦而民各父母豈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焉兹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即長往者非能潔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魯周迴一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顧

州是無從事不失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泉州表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鞫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奉職無訟也即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我矣令豈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俟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吾明據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令所不能決

而惟恃此聽可無變也疑謂四視憚於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乎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周内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媮快哉推官鞫一郡獄信媮快勝任也令不知推官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訣

上而廢法者民亡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為鞫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不合也戄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郡多少年又鞫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為諫議貴臣豈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其翫已則嘗之事故劾有輕重惟其頤授手有上下惟其氣使無因而甘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形少當日目攝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憮發容慚恧

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為成弊進不得不有所恱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御史臺有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為能不由於是乎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萇詩濟南蓋海岱間士多從之游矣即所上客則許殿卿每相難天下事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既見高生為余述濟南父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㒜稱為名臣哉給事

持簡數萬貴妃上前左右懼然危之也亡何御史又疏
僧繼曉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既已銜之遂發難於
尹恭簡黨治中遷御史郴州別駕猶尚以前過矣今去
與高生言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未嘗忘兩名臣事乃
伯壽為語大父賢過給事又遠御史自邠州來河南八
年於外棲石行治河其治具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
督部刺史遼水上三年移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
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豎

瑾煽虐士氣不絶如髮爾公且奈何戢以數稱病不見為可免於難乎頃之果有搆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榜繫即闗三木往來罰糴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貲而人極於病公方謂固且愈於次趄宦豎門卑漑而前𡟰趨而言唯苞苴是先以偷諛於傍幸色少假恃以無患一中目攝躬不自措薾然無丈夫顏而曰夏畦者哉吾寧為此不為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唯士誠難於瑾時乃令大者不敢赴會拓社稷之業其次顧

忌相視不為進思最下不得守其挈缾之智雖有俊臣亦皆寓言吏隱汩没省署彷迴公養而已一值大政不過竊為深念悲計畫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是往耳茲豈皆以理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諸生者曰前受業嚴事先生也一日異能之士即言悦助我又所論説詩書尚友古昔以槩省署諸顯人計畫無所施不仰避戮辱而俯係妻子俾倪進退間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往余不知諸顯人所為即先生父齊豈不嘗再佐

大郡何以勝為涇王相時猶得職為將順焉而明主之美也吾聞相卒時涇王以百金祠先生不受也非亦田仁所謂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者邪此其質行在濟南諸生自以為不及矣先生子暐故奇士與余及許殿卿善嘗從髙堂生游也

送蒲城宋簿序

始守給事藩省時葢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多海岱豪家有論具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舉㝛授之無

撓法又不患所陰脫歲且鉅萬則宇無取也久之蒲坂楊公始為方岳嘗異宇所行徧見諸貴人皆以為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蓋昔未嘗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奏讞即所錄皆重臣語勿敢輕泄示若已聞密告也其殆五載乃調令尉矣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闗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下大猾余往過平原嘗知宇一郡國吏條行砥名千里誦義比如趙公子籍於王者親屬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為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又守赴士阨困軌於正義不可與暴子弟豪少年同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貴臣著即令疏即律不扞文罔且令為邑者多便宜治之往往薄法律不稱古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書獄執不可變人方恐自中罪詈畏尉知矣不亦貴倨哉令之論人蓋已攝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

效功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為乎先生大司馬徐孟暐氏江陰縣掾史也趣人之急甚巳之私脫戍者而拒其報有魯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焉宇蓋將附青雲之士執鞭於斯人人貌榮名當知掾史多君子矣

送楊玉伯序

據譜玉伯蓋漢太尉震之後遷自蒲坂者九世矣至於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玉伯甞從游庶幾博雅

君子也數歲以孤即廢居行賈贏得過當矣嘗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於積著之理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陜以西蓋八郡算編户市租一夕而推筴得之主計者按籍索軍實焉王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才伎藝俛拾仰取不羞芻蕘即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徼也以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後憲臣即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盡諸隊率髡鉗而戍焉以屬王伯始王

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之矣又不欲卒變憲臣愈益
怒且及王伯也王伯曰令今更重之罪豈遂在環哉即
法至是止耳欲自棄去而諸隊率反相援止謂王伯曰
公在猶可以無冤後人勿遽歸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
原州幕府中則時時為望氣用得邊人情大將軍以下
嘗往授所奇門法嚮戰多以擊破敵也居六年入為制
獄吏制獄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繫時王伯以
謂上意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繫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

久之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為之不避也令且及代其屬玉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蓋往往過玉伯即嘗與治彭明家言以為篤行隱者也庚戌歲敵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即借箸若可繫敵而笞之背者又褎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遺一衛尉者使不至質其妻於負債家猶為激

於義王伯有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從容有韋過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即貴無一行稱實乃偽取名何以賢於王伯哉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為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為獲鹿狀也曰爾為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諤諤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他縣之令丞若簿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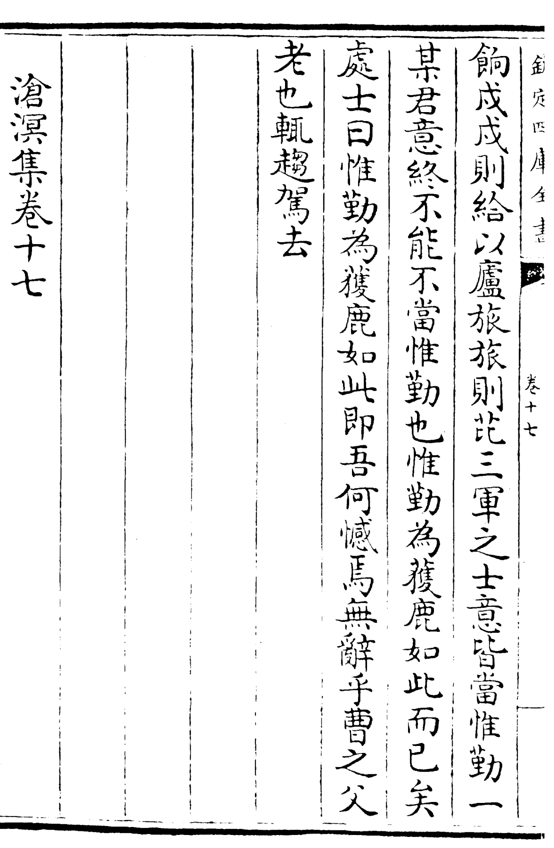
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賢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姦伏聚斂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罄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孰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橫逆搁然相兢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為鄴發民治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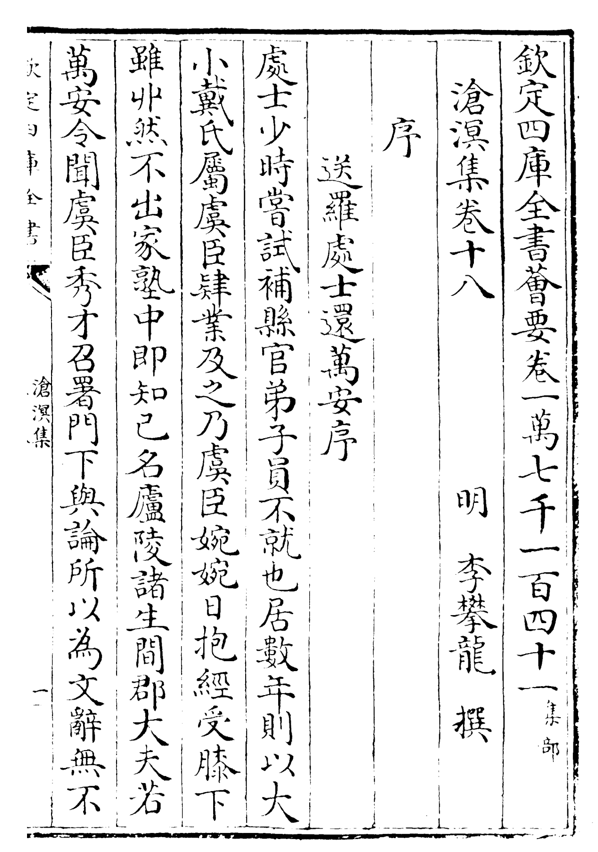
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令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丞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他縣之令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犬瘈木敝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

是析察見淵中為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他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以達隱慝以閱軍實無不為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令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司監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悍令哉惟勤曰山中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令為藉也久之以

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芘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為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為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趨駕去

滄溟集卷十七





滄溟集卷十八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大小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曰抱經受膝下雖丱然不出家塾中即知己名廬陵諸生間郡大夫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為文辭無不

各如其口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為人而視虞臣學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愛何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為士以是為可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逋郡大夫若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

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偕詣京師癸丑射策甲
科則處士之郡中視虞臣所以為理狀曰于于爾未嘗
一語及行事浹旬趣歸虞臣固請所以為理狀則處士
曰稱法必及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為理則是也然而一
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之孰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
之童而不得易其摶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
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大人豈
猶以此病臣也蓋處士家居復不能容人過失即親暱

子弟有不直未甞不面折之亡問族疏近以宿𧦬若卒搆怨必令處士居閒是非曲聽處士始有不便處士者久之咎厭其意曰即令詣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于縣庭者處士所謂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為理也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甞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脈家學就理匕劑稱良焉顧又察其非重糈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大績

於署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眡羮飲皆若有所時適

悟攝性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洨遂多所濟於病

者為有取爾哉顧吾所同署者張君則謂大績曰昔邦

輔侍我中丞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而食不重味嘗

疑割烹之言非也向邦輔與君掌醢時雖不即膾炙衆

意而不厭久要則君所三折肱於國中也大績曰周官

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

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

其室乎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矣張君豈甞聞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令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聖天子方致孝鬼神菲飲食日舉之典為羊存君雖日冪珍而進未甞得躬覩授祭品甞食之盛以縱觀盤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也其所禋祀於宗廟咸秩乎百神鏞簴萬舞紛陳備奏佩玉簪組鏘鳴翳列于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執皀奉璋濟濟莪莪以趣天子之左右而齋羞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

將肅牲豆登魚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之馨誠信之衷藉以同升偕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永命錫純嘏卒就禮樂之成贊感格幽玄之道也乎聘以萬國譯以四夷燕享以諸侯王公脯賜以羣工黎獻旅語以嘉賓君子以光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得賢之心以洽蓼蕭澤及四海之惠君又無一不司存於是署也無亦恥無以自盡而愈思其職之所不及為邪亦求若大績者達之石漎使多所濟於病者而未得其所

欲託邪余然後知雖處下位而人人重自棄猶盛世之教也

贈太學生葛景宜序

景宜在濟南時蓋猶及與余同為郡弟子員云景宜嘗言與余候部刺史時行躡履甚鮮也蓋人自上谷來遺之複底突出可以承鞠余目攝之則若不敢不蹐且日且几几然易舄行矣頃之以訾遊大學比卒業者五年余為郎景宜又數過署中為夙昔弟子員時相樂語不

倦也則稱濟南士人所頌伏授書終棄繻李生不濫竽
豈欺我哉即吾簦屩上國求友博洽君子非不多所宜
翼然不至如向躡履時惕懼其動以疏𢇁鎮浮令不忘
也余謂景宜上谷之龍門人彼所節氣相尚不飭其行
其所謂我猶之曰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恢恢自踈
為急耳孔子所論直諒益者矣景宜仲父有勃貂建主
之勲王子得以有其國景宜從旁以贊事豈匹夫而相
者乎雖遇則然然官微臣諜王危事也不已為難哉余

往見其門蓋縣弧矢焉謂之曰湫舉云廼玉金珠山林數澤民並用之聖能制議百物也唯是有子而日伺其耳目出聰明手足蠕動孩提生色志意發神智號泣紆性慈生之膝下玩之股掌之間豈私心不在彼有之乎景宜乃稱詩曰自令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余為次其事云

送龔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為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為郡諸生則

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明年以諸
生既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雄長稱大師
矣按察諸公開塾於署無不延生者慈谿馮公括蒼趙
公蓋尤重之凡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無不謂成名
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變焉者屬之可
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生家陽丘近薛縣
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而不直汲黯也曰弘故遠迹羊豕
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而為丞相服習表裼即

令紈綺騶御有肌躁膚癢耳布被奚詐焉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箠牧羊山中年二十試為郡功曹不報縣於陽丘尉庭笞之乃卒業鄉校三十而為郡諸生弘少為薛縣獄吏辠以辠免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為博士以不能罷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諸太常生令待歲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又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與計偕何以異弘以不能罷歸也及弘再徵讓謝國人國人

則固推弘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初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為丞相然且封侯也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為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乂歎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為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為不知弘必不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也獨以今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
視弘邈矣即有名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
且豫憂胡也余嘗見生為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奇
多聞業已就緒濮陽戍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
國即便宜為對何不可者乃朱買臣難弘置方朔之便
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即欲
有所専奉有所顧罷以此合上意耳然豈異於使匈奴
還報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

今所對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弘一遇又何怍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為也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為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者哉

李天鍾推官三奉御史臺嘉命序

余不佞所守郡則天鍾為理焉天鍾為理且一歲而御史臺勞書凡三下矣天鍾乃謂余視此勞書於僕何當

哉御史臺乃薦人于天子又能以所欲薦若不欲薦者書相勞也今無論其大者不能揚于王庭薦諸天子即其次置之一切不問何不可者乃吾既蹇蹇奉職而稱為理則以而處之欲薦不薦之間使有斯未能信之心曰是終未可知其聞于天子而姑示若不得已者取之擯棄之餘而為之辭爾吾又安能嘗其言以身舍曰易之而又負其施綴不急之譽以陰見其所未備若甚難之而因以深德我者則某有掩耳而走爾不忍讀此勞

書語也無亦與屬邑簿尉最賤嗇夫傳舍小吏同牘共命數列以勸何以異㗛而使之此豈天鍾所病哉即攀龍二年於此未嘗奉御史臺一字薦書也假令天鍾因御史臺風指為微諸郡吏陰事而萋菲成之使得以懸法中人而亟為愛我豈為之乎不然則無故而自頴出以求擠衆得之則將復進以綣然相結其有不得百倍人百欺人陽為上意在此而實訾之於前乃從旁因以為解而深自納約使辭色在我豈為之乎又不然口給

相禦得情自喜令日効一語明日具一獄常使其跡在左右豈為之乎是三者皆君所不為也余蓋聞君即值御史臺徵諸郡吏陰事未嘗不孫避入於人中出而及之亦猶上察下獲赧赧如暴已過者何所得之何有不得而百倍人百欺人自令危疑如此即使辭色在我豈某之利哉天鍾長者語非擬議不效也獄非服念不具也是天鍾所為也則已處乎若親若疏若去若就之間而欲人勿以處我於欲薦不薦之間又何可得也故薦

所不及而書相勞焉猶以是為不得已云爾人於我有所不得已則其賢愈益不可測視之薦書乃在上功此余所因以重勞之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蓋自明興開郡國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士多自重者云利祿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父所不能得之于子也封君既受業弟子既廩郡國且察可與計偕而次君則舉進士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于中莫謂之也有則曰

是猶未可知二偶三合亦各言其自致爾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委焉不則曰用子自託跨三命以臨鄉里寧與一敝果解相殉卒業牖下自誤不恤矣故有白首呻佔儳焉發憤於其子者不知精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萬一所司有知己碩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又不少自勉强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為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

既已鞠如枯鰕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修禮容出從一乳兒馬謁郡國長史朝朔望為不素餐不知當其不及貢也屈指既廩妄兾恩澤待歲竢盡佹失佹復以至於今勞且險乎顧二偶三合有不必致自其身志効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己是封君之自重也次君蓋謂余曰自某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弟子受封洛陽令尋改戸部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於此歲七十矣雅好奕碁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致

自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章句即欲第子亦當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弟子中麋槧廩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此于子者且弱冠旣廩勿恃所聞足以免佹失佹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運之掌即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我職自取耳待歲竢盡而來亦待歲竢盡而去奈何俾諸僚友之疑我自恃屬于其子也而竊議于後為兒輩無妄之累乎爾類恒于斯不類恒于斯豈敢哉跨三命以臨鄉

里惟是朝廷欲速見為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顯以異日慢孰甚焉無亦謂爵已崇而虛位已卑而實而鄙之乎奈何以一老文學自享而令有所不行于朝廷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言自見邪不有奕碁者乎吾二十年於此此以自致此以自見矣君子曰三命以臨鄉里則長吏之所過門而式伏臘存問者也一與聞事將鄉里讙焉朝廷等威乃從長吏而市之權又因以為利自令輕之何用勸天下之為人父者我斯自為弟子

時已勝其耦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葢脫然直奇焉而所為自重者在此然又衆意所安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得養心寡慾之助於進退取與之間燕趙君子凡以慷慨自橋固無以得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也南陽別駕次君山西叅議守寧武關為封疆重臣著政聲封君因有勞號矣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覽揆之辰為歲七十焉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為道厥初生民鼻族受姓以屬於令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嗒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弓

禰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即未為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葢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于越

人也曰不筮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于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為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

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
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
不為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
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
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
之為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
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
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為

殷卿具列之如此

殷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同師聞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自曾大父以來皆仕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掌故郡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遊也太孺人歸時蓋遭家中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産宗族來濟南者皆謂母素貴家女豈厭為處士新婦乎母心知處士非凡人家雖貧哉即

所願褻褐之人豈以富貴為是也則悉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孺人蓋工女事即所未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指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每雞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至今視嫂子如己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傅時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歳孺人敎之數日也即問處士君歴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

二戴氏禮為余言曾大父以來家世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所為業也正夫是歲盧生尹生以及郭君之門蓋一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為處士君束行脩閭里咸謂孟母三遷其子殷母為子五更師云又三年所余與正夫偕計吏當如京師得見處士君及孺人又六年正夫舉進士為令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人及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家母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三猶尚健飲食

爾母年五十餘即衰異平生且爾奉職比部何狀得似
孺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東平何治象畧似正
夫正夫自與余相天下士未有失也所論人狀即如其
人在余目前矣

邢母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
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
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賛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椎

結佅離之俗以息息綏祉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令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為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巩葦昌公為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遴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於馮野王之為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閫作邦作對以廷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偌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令日者非鞏昌公乎勿

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為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為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褎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静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令日

者非贈中丞公予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為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為舅姑與所為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為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為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為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為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為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

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己公既為御史按部畿內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為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為輩昌理時郡理官所為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為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涖二都文無害矣令之中丞以督部刺史在外為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矣公三年於此即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

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為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
國子中為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為程番守為御史
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為鞏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
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為令母得以為子乎即使御史
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為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
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
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鞏昌
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

年於此其在犨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葛藟仳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絶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恙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恙以為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為余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璡鞏昌公名瓘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蘭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遷莞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曰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此令奈何重以遺體

為萬里行度邛郲九折阪王陽所畏道也曩不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聖天子景命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脯歸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為壽數得以承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階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蓋公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會族有以外戚在藩王府者風公不

宜備宿衛公欲自言於上頃之乃奉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參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為母狀聞以效於太夫人者固知太夫人方公之奉璽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且已矣强祿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為吏故當奏記上謁中丞臺若御史臺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為有負不遜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

掾吏以摩切我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為太夫人憂太夫人曰置之何官不可為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為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察副使某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閒者濶焉久不聞問爾豈猶敢具以出居於鄭對邪春秋之義臣事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為老婦憂吾既已飭諸掾吏以璽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歴今官暫詣平陽又屬歳八月稱觴為壽太夫人前公又將顧復不能去承間

以請曰以今視著作時承聖天子餘歡稱觴為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方伯於外臣即位已極則人將易之即不易吾又安能久溷於錢穀為也不已將謂我何太夫人亦必將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為唐虞四岳之官受國厚恩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夷使歸附朝廷威信萬一報上何不可者王尊為忠臣何以異王陽為孝子乘傳之官何畏九折阪而道惡為解且吾恃粥食飲幸無衰方賴鍾釜之餘

自持養即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視内三公誠不失職
裨益稱是若乃纎介小嫌末節自予硜硜無通儒之見
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易官涵之而愈辨者才也
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以在遠之故亦有離寢門之
心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即有為中和樂職宣
布詩對揚天子盛德事以劾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
矣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
然思為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公

必勿曰令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効於太夫人前耳余惟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為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璽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遘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劾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為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母之教為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産落落覊身鄉校内佔畢業為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稟室家

噭噭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贖驂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飈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為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嚼嚼之行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為生不及兒明精淵

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終歲寡居日夜竢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饋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為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絶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户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𢴿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䵷

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我稍慰
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
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
何内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予來持進不滿千錢
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
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
濕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
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予

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為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疆場淆亂莞鑰竊發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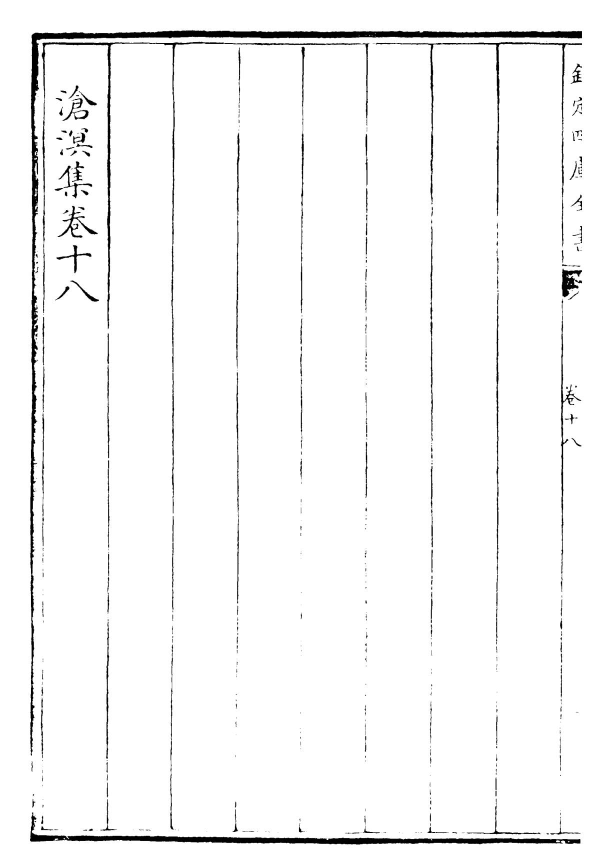
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為辭公乃傾槖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為解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為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還焉郎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既為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為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

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修之餘嗛嗛槖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未耜不得加掃除不得致實自强意乃吾謂先君子於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講邪不猶愈於汙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為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為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為惠也今誰窺其槖中束脩之餘豈負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蓋重勸先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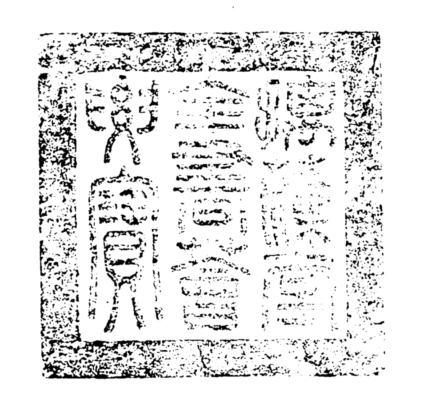
又頗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為不可知安之勿輙有他腸故也若既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貫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為報怨左右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受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為折

劵曲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於
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唯是更為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
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即吾命若葬從母路甪啚欄
梩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
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是孺人之行也君子曰令之
所謂闕得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婦人之性
視田廬槖中獨其子所有耳誰為兄弟若兄弟之子乎

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問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衞子之周也在為理時河南太守杜為王所持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母既封太孺人以改元七十歲余為鄭君廉夫為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滄溟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